

# 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

## ——阿尔都塞文本解读方法透析

姬长军

(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最为关注的是那些在文本中出现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这是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的某些思想的承接。正是运用这种方法,他不仅从马克思那里读出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总问题,而且还读出了他自己的“理论实践”和马克思寄予后人的殷切期望。这一方法不仅启示我们去直面经典作家的文本,而且还给后人解读文本提供了三个不同视角。

**关键词:**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法;总问题(问题式);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6-0074-07

尽管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理论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多重特质而招致各方面的不同议论,然而,随着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日益升温,他的名字也就越来越显得不再陌生了。凡熟悉这个法国思想家的人都知道,为了给已经被那些20世纪的所谓“人道主义”者们捉弄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本清源,他曾经震耳欲聋地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呐喊。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提出了这个至今看来仍具现实诱惑力的、伟大而具有善意的设想,而且也给人们指出了达及这个设想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也就是他认为能够科学解读马克思的所谓“症候阅读法”(Symptomatic)(亦可译为“征候阅读法”、“征兆阅读法”、“依据征候的阅读法”)。正是这一方法,给我们今天科学解读马克思带来了诸多启示。

首先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个方法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何种科学性等具有结论性的一些问题,先来看看这个方法究竟说了些什么。

症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在研究马克思的《资本

论》时,向人们指认的一种独特的文本解读方法,其思想集中体现在1965年他与巴里巴尔、朗西埃尔、马舍莱、埃斯塔布雷等法国学者合著的《读〈资本论〉》一书中。该书于1968年再版时,只保留了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文章,后来我们看到的其他译本都是据此翻译而成,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也不例外。该书的第一部分也是其主要部分,是阿尔都塞于1965年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资本论》研究会上所作的几篇报告,其实,也就是阿尔都塞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心得体会的记录。需要注意的是,该书并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哲学著作。阿尔都塞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他决意要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读出其哲学思想来,以找到“真正的马克思哲学”,并纠正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人道主义”的误读。

什么是哲学阅读?阿尔都塞也把这种哲学阅读称为与“无辜的阅读”和“直接的阅读”相区别的“有罪阅读”。何罪之有?阿尔都塞认为,哲学阅读不同于其他形式的阅读。其他形式的阅读只是就《资本论》某一特定领域的内容进行阅读。无论是经济学的阅读,历史的阅读,还是逻辑学的阅读

\* 收稿日期:2009-01-12

**作者简介:**姬长军(1963-),男,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07CZXZ03),项目负责人:姬长军;山东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评价”(J06V55),项目负责人:姬长军。

都只是对《资本论》的有关论述同在它以外就确定的对象加以比较,而并不对这个对象提出问题。而哲学阅读恰恰“对《资本论》提出的是它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因而同时也就提出了它的对象的特殊性问题”<sup>[1]3</sup>。也就是说,与古典经济学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相比,《资本论》是否“在其对象、理论和方法上构成了认识论的根本变革?”<sup>[1]4</sup>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有罪的阅读,不过它并不想通过坦白来赦免自己的罪过,相反,它要求这种罪过,把它当作‘有道理的罪过’,并且还要证明它的必然性,以此来捍卫它。”<sup>[1]4</sup>这句话倒是意味深长,阿尔都塞明确告诉我们,这种哲学阅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追求和期望达到的。如何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阿尔都塞告诉我们,要采取不同于“第一种阅读”的“第二种阅读”方法,这也就是他的“症候阅读法”。

那么,什么是“症候阅读法”?阿尔都塞并没有急于下结论,他先如此道来:马克思在阅读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就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他并且详细列举和分析了一个关于“劳动价值”的例证<sup>[1]3-15</sup>。他认为,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提出了“劳动的价值是什么?”的总问题,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当然,这两个括号内的省略和空白是马克思后来经过思考发现的。因为,马克思在阅读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劳动怎么能再生产呢?简直不可思议。抑或,不应该是劳动,而应该是劳动(力)再生产。如果那样的话,这句话就会变成“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一来,后面的劳动(力)概念就与前面的劳动概念发生矛盾,出现了逻辑的不一致。所以,上面那句话又进一步变成“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至此,马克思实际上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劳动力。这样一来,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不仅原来表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且马克思所关注的“总问题”也发生了变化——由古典经济学的“劳动的价值是什么?”变成了“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总问题。这就说明,由于马克思在阅读的时候,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文字,而是发现了空白,并通过读出空白的内容,发生了总问题的根本转变,也就由此决定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异质的区别。当然,阿尔都塞经常把这个总问题称为“问题式(Problematic)”或“场所变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

方式、理论背景、思考问题的角度等等。但不管如何称谓,他都始终把这个总问题看成是达成症候阅读法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法的最深邃的地方。依我个人的理解,阿尔都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求我们“把认识看做是生产”的<sup>[1]15</sup>。

顺便插一句,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阿尔都塞还列举了另外一些例证。比如,他认为,马克思经常责备斯密和李嘉图把剩余价值一般和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混为一谈,因而在需要使用剩余价值概念的时候却出现了“空缺”,马克思也是通过总问题的变换而“恢复”了它们,创造了剩余价值概念<sup>[1]167</sup>。再比如,“李嘉图也指出了达到对生产关系存在的认识的一切外在征候,但是他却仅仅在收入分配和产品分配的形式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他没有得出这些关系的概念。”<sup>[1]194</sup>马克思则从中得出了这一概念。

然后,阿尔都塞开始画龙点睛了,他说:“所谓症候阅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sup>[1]21</sup>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用以说明其“症候阅读法”的那段著名文本,这也恐怕就是阿尔都塞对其症候阅读法的最简洁的诠释。

如果打个比方说,阿尔都塞的这种阅读方法告诉我们的是:对于读者来说,任何文本都是写在白纸背景上的黑字,由于黑字离不开白纸的衬托,所以,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看到上面的黑字,更要看到那些代表不同意义的白色背景,并根据自己的总问题和前后文章的语境——既包括同一篇文章中的语境,也包括不同文章之间的语境,把文本中的“空白”填补上。也就是说,要读出白色背景中那些用眼睛看不到的内容来。其实,这也正是阿尔都塞自己所说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sup>[1]21</sup>,这虽然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事实。我认为,这与巴特提出的“作者死亡了”<sup>[2]37</sup>的观点相比,要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因为阿尔都塞在这里并没有武断地否定作者的存在,相反,它特别提醒读者要关注作者的存在,并要求我们与作者进行对话。

阿尔都塞在告诉我们症候阅读法的概念后,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进而,他还费尽心机地告诉我们:不仅马克思运用这种阅读方法,看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看不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应该“力图把那种‘症候阅读法’也运用到马克思的阅读上”<sup>[1]21</sup>。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同样存在着概念

的空白、缺失、沉默、失语和不出现,或者说存在着“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例如,马克思在表述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时,所使用的“颠倒”一词就代表了一个空缺,运用症候读法就可以恢复这个空缺,即这个回答的相应问题<sup>[1]43-46</sup>。阿尔都塞也明确指认,在《工资篇》中可以看到,这个“颠倒”实际上就是“场所的变换”或者问题体系的变换。其实,在马克思著作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空白,使他的后一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在变换总问题的前提下,不断去发现和填补。正像阿尔都塞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说一门科学的发展和存在就在于能够听出它所发出的‘空洞的声音’,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生命某些部分也许就在于马克思用各种方法说明在他的表述中没有出现的、却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基本概念的存在。”<sup>[1]23</sup>我认为,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蕴藏巨大的理论诱惑力。

## —

接下来的问题是,阿尔都塞为什么会提出症候阅读法?我感觉,这里至少有两层语境:其一,它是在什么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提出的?其二,它究竟借用了哪些人的观点?这就变成了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国内许多研究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法国共产党内和法国哲学界出现的人道主义思潮。关于这些,笔者不再赘述。

我想重点分析一下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阿尔都塞的这种方法继承了哪些人的思想?或者说,受到哪些人的启示?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症候阅读法的理论来源问题。这在我国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少论述,但说法莫衷一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思想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拉康的语义学、斯宾诺莎的唯理论认识方法<sup>[3]32-33</sup>;也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思想以巴士拉的反视觉主义思想为“理论支援背景”<sup>[4]75-76</sup>;还有人认为,这是对海德格尔“在”的思想的“整合”<sup>[5]14-16</sup>。这些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但并没有终结问题的存在。经过重新研读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一书,我发现,尽管阿尔都塞在很多地方并不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许多观点,甚至对其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是,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却明显地承接了恩格斯的思想,这便构成其症候阅读法的直接思想来源。希望这一点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在《读〈资本论〉》一书的“(马克思、恩格斯)《资

本论》的认识论命题”一节中,阿尔都塞曾经以连续2000余字的特大篇幅引用过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的一段话(很希望读者能耐心阅读一下原文,但因篇幅所限,恕不能引用)<sup>[1]172-175, [6]20-23</sup>。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形象地比喻成化学史上氧气的发现过程,并详细地分析了二者的相似性。在氧气发现过程中,经历了普利斯特列的“无燃素气体”和舍勒的“火气”阶段,他们虽然都在现实中遇到了氧气这种元素,也模糊地意识到它的某些特点,但由于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都没有提出氧气的概念,因而也就没有真正地发现氧气。直到拉瓦锡,才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并冲破它的束缚,第一次明确指认“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并且指出了它具有的那些与传统燃素说根本对立的特点。因此,拉瓦锡才是氧气的真正发现者。

在剩余价值的发现过程中,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也模糊地指出过它的一些特点,意识到它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古典经济学还“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试图“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但是他们到此就“止步”了。因为,他们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剩余价值的存在,但没有真正发现剩余价值。马克思则与前人不同,他冲破了“既有经济范畴”的束缚,“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进而,他研究并发展了各种既有的经济范畴,包括价值、劳动形成价值、商品、货币、资本等。然后,他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并用以取代原有的“劳动”概念,“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提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概念,从而找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才可以通过他的三卷《资本论》系统阐发了它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意义。

我认为,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仅是要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多么伟大,而且他还试图告诉我们,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和拉瓦锡发现氧气是具有惊人相似性的两个不同过程,这种相似性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如前所述,他们的前人都曾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新东西的存在,但又都受到传

统概念的束缚而缺乏明确指认这种发现的勇气，因而对那些一直摆在他们眼前的新东西，只能擦肩而过。相反，马克思和拉瓦锡则截然不同，他们每当遇到新东西的时候，都不仅有足够的勇气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也都具有善于从前人模糊的认识中找到真理的机智和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告诉我们的“新东西”，还在于，马克思在阅读古典经济学时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理论，而是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在思考问题，因而，他不仅继承而且大大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所包含的模糊而合理的思想——剩余价值理论，填补了传统理论的“空白”，这就是新理论发现的实际过程，是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实际过程，也是认识方法创新的实际过程。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阿尔都塞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大篇幅引用恩格斯的那段话，就是因为他从这段话中得到了症候阅读法的灵感，也正是这段话给他的灵感找到了最好的后盾。让我们仔细地比较一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既有的……范畴”，不正是阿尔都塞后来所说的“总问题”或“问题式”的原型吗？恩格斯所列举的前人的那些模糊性认识，不也正是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或“空缺”的同义语吗？更有意思的是，恩格斯在概述这两种过程的相似性时这样说到：“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这和阿尔都塞后来所说的“没有相关问题的答案”相比，难道不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性吗？由此可见，我们说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承接，一点也不过分！不同的只是，他在承接恩格斯这种思想的时候，已经模糊地使用了他的症候阅读法。

如果读者还难以接受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接着看阿尔都塞自己的陈述。他在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并进行一番分析后，曾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简单的类比以及表达这个类比所使用的术语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恩格斯的认识论洞察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恩格斯通过他的做法为我们指明的道路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遵循的道路：这正是马克思在建立历史科学的活动本身中建立哲学所遵循的道路。”<sup>[1]176</sup>可见，阿尔都塞自己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对恩格斯思想的承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他自己呢？

当然，阿尔都塞也并没有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观点。他说：“我在得出上述结论的时候，是否比恩格斯更前进了一步呢？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

的。”<sup>[1]179</sup>他好像能未卜先知一样，已经意识到人们要把他的思想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比较，于是自问自答起来。他说，之所以得出否定的回答，即否认他没有比恩格斯更进一步，是因为在恩格斯那里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马克思和拉瓦锡之前的人们已经“决定了所有相应答案的含义”，也就是说，这和阿尔都塞个人的观点是一样的；之所以得出肯定的回答，即承认他比恩格斯前进了一步，是因为恩格斯并没有指认“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区别。言外之意，这个区别的划分完全是阿尔都塞一个人的发明创造（阿尔都塞是否真的在此超过了恩格斯？我们不想妄加评价，因为它涉及另外一个问题——“理论实践”的合理性，尚待人们继续深入研究）。总之，尽管阿尔都塞对恩格斯的思想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他还算有自知之明，并没有否认他和恩格斯之间的承接关系。希望细心的读者能够认真阅读一下阿尔都塞对恩格斯这段话的详细分析<sup>[1]175-181</sup>，那里可能还会包括更多的内容。

总之，无论是从上文我们提到的、阿尔都塞对恩格斯著作的大篇幅引用中，还是从阿尔都塞本人的其他论述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症候阅读法明显受到恩格斯的启发，并保留着恩格斯的某些痕迹。只不过，人们在此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已。若果我们能接受这种观点的话，就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也是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法的思想来源；二是应该重新审定对症候阅读法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不只是阿尔都塞，就连恩格斯也早就悄悄地使用过症候阅读法，并对我们分析马克思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面对目前那些对症候阅读法只是一味斥责的种种观点，我们还不应该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一番吗？

### 三

阿尔都塞不仅领悟了恩格斯的陈述，并且身体力行，决意采用症候阅读法去细细品味马克思的著作。那么，通过这种方法，阿尔都塞又从马克思那里读到了什么呢？

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主义总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思考问题，在那里，直接的、线性的机械因果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某种特定的结果是同原因客体即另一个现象联系在一起。与经验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用经济现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就是用这种复杂性概念，也就是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来说明经济

现象。”<sup>[1]212</sup>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发生了总问题的变化。那么,这个“总问题”是什么呢?阿尔都塞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马克思出于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可以表述如下:通过何种概念人们可以思考新的决定类型,也就是刚才论证的由区域结构决定这一区域的现象,更一般地说,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切后果由这一结构的作用决定?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sup>[1]216</sup>实际上,阿尔都塞的这些问题都是针对马克思后来详细论述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而言的,只不过,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总问题是马克思一直在使用,而后来被阿尔都塞自己发现的。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恐怕就是阿尔都塞利用其症候阅读法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发现。

阿尔都塞认为,这个问题却往往是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以往的理论中,也就是说,这仅仅是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说出这个与其巨大发现相应的问题。正像阿尔都塞自己说的那样,马克思“写作他的科学著作就是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但没有在具有同样严格意义的哲学著作中产生出这一问题的概念。”<sup>[1]216-217</sup>阿尔都塞把它称为一个“戏剧性理论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在没有掌握这一问题的概念的情况下,力图在实践(理论实践——作者注)上解决这一问题。”<sup>[1]218</sup>结果也只能是,“他虽然表现出非凡的机智,但仍然没有完全避免堕入前人的那些与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大相径庭的公式。”<sup>[1]218</sup>很显然,阿尔都塞在这里要批判马克思了。

阿尔都塞引用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sup>[1]218[7]757</sup>

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某些从属的生产结构由起支配作用的生产结构决定,从而一种结构由另一种结构决定,也就是说,从属结构的要素由起支配作用因而

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决定。”<sup>[1]219</sup>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从概念上说出这个问题,而是用“以太”、“普照的光”作比喻。言外之意,这个重要问题是由阿尔都塞自己从马克思表述的“空白”中发现的。也就是说,这是马克思分析问题时使用的总问题,但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这个总问题,只不过由阿尔都塞提出来而已。其实,阿尔都塞在这里并不是要人们知道自己是多么谦虚,相反,他是要证明症候阅读法是多么的有效力。

阿尔都塞还说,这一“模糊不清”的问题,同样可以用于解释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现象。他指出:“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向我们指出,拜物教是一种仅仅同‘意识’有关的‘表象’和幻想。这些著作指出,过程的现实的内在的运动,在向一些主体的‘意识’的拜物教形式中‘表现为’表面的运动形式。而马克思的另一些著作却肯定说,这种表象不是主观的,相反完全是客观的。”<sup>[1]222</sup>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左右冲突”。当然,马克思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是另一回事。至少,阿尔都塞自己认为是这样,而且,阿尔都塞在这里还玄外有音地告诉我们,如果按照上述的“结构决定”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意识’的‘幻想’和感知的‘幻想’本身是第二位的,因此在结构上应该同这种纯粹客观的‘幻想’区分开。”<sup>[1]222-223</sup>实际上,阿尔都塞在这里又一次涉及到他的两个“对象”的理论。言外之意,只要我们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区别开来,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模糊不清。

阿尔都塞还引用马克思对地租理论的分析进一步证明马克思观点的“模糊”:

为了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摆脱一切使地租歪曲和混杂的附属物,纯粹地考察地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影响,甚至为了从理论上了解同地租概念和性质相矛盾但仍然表现为地租的存在方式的大量事实,认识造成这种理论混乱的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sup>[1]223-224[8]704</sup>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也具有“两重性”,因为,马克思“把这种纯粹性思考为与经验的非纯粹性相区别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说明中又把这种经验的非纯粹性思考为地租本身概念的‘各种存在形式’即地租本身概念的各种理论规定。”<sup>[1]224</sup>依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在这里及上述关于“拜物教”的理解中,我们只要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区别开来,“我们就会达到科学实践及其对

象的概念”。其实，这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思想，其精髓是要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相区别。他还进一步表示，“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明确地阐述了关于科学实践这一全新概念的原则。但是，说明这一概念是一回事，在关于结构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的概念的生产这一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中应用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sup>[1]224</sup>也就是说，马克思只是“运用”而没有“说明”这一概念。因此，这个神圣的历史任务就落到了阿尔都塞身上。对于“理论实践”问题，阿尔都塞在其他地方还有更详细的阐述。这恐怕又是阿尔都塞运用症候阅读法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另一个重大发现。

在整个文章的结尾，阿尔都塞更是耐人寻味地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结束语：“我们甚至要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空缺和疏忽：这些弱点、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说明他的伟大，因为我们只能在重新开始他的逝世所中断的叙述时，才能提到它们。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三卷是怎样结束的：一个标题《社会各阶级》，只有二十行，然后就是沉默。”<sup>[1]226</sup>这个沉默标志着马克思永久的沉默，是最大的“空白”，然而，留给后人的却是那个“中断的叙述”。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大的“空白”和“缺失”，也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继续努力的方向。如果说，阿尔都塞在这里是要求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他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这恐怕就是阿尔都塞利用它的症候阅读法从马克思那里读到的最后一个伟大发现。

总之，依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正是运用症候阅读法，它不仅发现了马克思实现其理论革命的总问题，发现了“理论实践”（两个对象）思想，还发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任务。这不仅证明了他的症候阅读法是多么有效，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容易引起争论的观点。

## 四

前面，我们对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法的内容、来源和应用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耐心的探索，现在我们终于有可能对这种方法进行一些评说了。

目前学术界对于症候阅读法的看法并不一致，尽管有人对其一味地否定，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当然，这些分析都还具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sup>[3]32-33</sup>。

从上述关于症候阅读法的分析来看，阿尔都塞试图告诫后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重视马克思文本的阅读，用科学的方法去解读文本，

以及及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领悟和回归。仅从这一方面来讲，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进步。它不仅对于批评当时的人本主义和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剔除我们在理论上曾经出现的种种对马克思的误读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学术界，有些研究者，多少带有一些浮躁心态，很难静下心来逐字逐句地去啃马克思的原著。对于马克思本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清楚，人云亦云者大有人在。对于这些人来说，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无疑是当头一棒。我认为，这一方法至少告诉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某些人或某些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权威”解读，要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中去找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至少对于研究者来讲，要尽可能多地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著，那样对于我们全面、系统、科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好处的。当然，它比起在现实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讲，才仅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步，或者说走不好这个第一步，那么，我们怎么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呢？又怎么有可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如果在没有走好第一步的情况下硬要去走第二步或者第三步，那结果只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偷运非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在历史上已经吃尽了苦头，千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因此，踏踏实实地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还应该是我们这些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

既然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呢？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也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他至少给我们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提供了以下三个不同的视角和维度：第一，通过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空缺”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总问题；第二，把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传统文本进行对比；第三，把经典作家的不同文本进行对比。

通过“空缺”发现总问题，这是第一个阅读视角，也是一个总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原著时，首先要善于注意原著中那些“沉默”、“失语”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似乎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往往隐藏着马克思超越前人的“总问题”。一旦“总问题”找到了，不但一切矛盾和冲突迎刃而解，而且我们还可能从中读出别人在马克思那里读不出来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读者可以仅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或个人目的去解释

原著,因为那样会使读者误入歧途。相反,这种解读主要是依赖读者平时的大量知识积累。说到这种知识的积累,就要牵涉到以下两个不同阅读视角。

为了这种知识的积累,我们需要阅读马克思以前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并且把它们和马克思的著作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性研究,那样就有可能发现前人的“沉默”和“失语”,有可能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不同于前人的新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可能就是理解马克思相关“空白”的钥匙。其实,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个阅读视角。

也是为了这种知识的积累,我们还需要注意第三个阅读原则,也就是把经典作家的不同文本进行对比。因为,在一篇文章中的“空白”可能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阿尔都塞在谈到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时,也曾这样说过:“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在马克思要表述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的地方,只要有很少的耐心和稍许的洞察力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二十或一百页之后,或者在另一个对象上,或者在另一种材料的形式上找到相应的问题本身,这种情况也偶尔地出现在马克思的机智的、生动的解释者恩格斯的著作中。”<sup>[1]21-22</sup>由此可见,这个视角对于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讲,特别重要。这里还可以再具体划分为两个不同方面:纵向阅读和横向阅读。所谓纵向阅读,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时期的著作进行比较,前期的空白可能就会通过后期的文章来理解;所谓横向阅读,就是把马克思同一篇文章中的不同部分、同一时期的不同文章(也包括其他人对它的解释),进行比较研究,这篇文章的空白也可能就会在另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仅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领悟到重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可以为我们对这些浩如烟海的文本进行科学阅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架构。

诚然,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给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各方面的启示。但是,阿尔都塞的这种症候阅读法也存在某些隐患。比如,如果采用这种阅读方法去阅读经典著作,不论是在寻找“空白”的过程中,在寻找总问题的过程中,还是在把总问题和空白联系起来的过程中,都可能把读者自己随意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充斥进去。如果那样的话,就实在太危险了。毋庸置疑,这也应该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因为,隐患的东西总是可以想办法避免的。再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谁也不会否认: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强,或者说,采用这种方法总比傻傻地等待“科学”方法的出现强得多!

#### 参考文献:

- [1] 阿尔都塞. 读资本论[M]. 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
- [2] 巴特. 文之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 姬长军. 国内阿尔都塞定性问题研究[J]. 兰州学刊,2006(11):31-34.
- [4] 张一兵. 问题式、征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 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3.
- [5] 陈爱华. 试析“症候阅读”的方法论视域[J]. 南京社会科学,2002(4):14-16.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刘荣军

## An Answer Which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ny Question Posed: On Louis Althusser's Reading Text Method

Ji Chang-jun

(School of Marx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Louis Althusser's Symptomatic Reading brought into focus "an answer which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ny question posed". It inherits Engels' thoughts. With it, he found Marx's problematic that differs from Classical Economics, his "theoretical practice" and the hope of Marx. The method not only enlightens us to face the Marxism texts, but also supplies three different views for us to read texts correctly.

**Key words:** Louis Althusser, Symptomatic Reading, Problematic, Marxism